

悦读

蒋祖炅◎著

双香楼

河北教育出版社

蒋祖炘◎著

悦读 双香楼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悦读双香楼/蒋祖烜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7-5434-6660-9

I. 悦… II. 蒋… III. 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36713号

书 名 悦读双香楼

著 者 蒋祖烜

责任编辑 路殿维 杨颜郡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河北省昌黎县第一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 19.6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978-7-5434-6660-9/G·438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77557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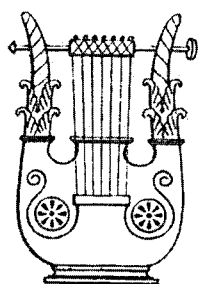
邮购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50061

邮购电话: 0311-87731224

电子邮箱: wf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308	273	199	147	99	7	3
读书生活（后记）	五辑 他者絮语	四辑 书事书人	三辑 自书自说	二辑 友情出句	一辑 悦读随感	想读《芑野尘梦》



想读《芄野尘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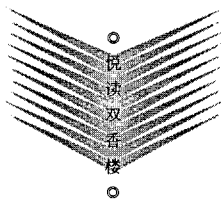
钟叔河

平常人作书话，“话”的总是他读过的书，我亦如此。蒋祖炟君有一篇，“话”的却是他“想读的书”，这就不大平常，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更感兴趣的，则是他“想读”的那本《芄野尘梦》。此乃湘西人陈渠珍写的一册笔记，记其于清朝覆亡前夕进出西藏的经过。“芄野”词出《小雅》，《毛传》释为“远荒之地”，正指西藏。《芄野尘梦》的意境，则像是在说“往事并不如烟”（冰心《追忆吴雷川校长》文中名句），颇含惜往伤逝的悲怆，因为有一位藏族女子，为了帮助作者逃出西藏，付出了她年轻的生命。

此书四十年前曾从陈氏后人借阅一过，为民国初年自印本，十分难得。因其内容有趣，如今我还想再读，但不知蒋君到手了没有，到手的是原本还是后来印的？如系后来所印，附录的“苗藏二姬合葬墓志铭”是否还保留着呢？

《芄野尘梦》用的虽是文言，记叙却能委曲周到，描写也很注意细节。有些精彩片段，我读时即深深为之吸引，读后又久久不能忘记，还不止一次在茶余饭后当故事讲过。以下便来复述几节，全凭记忆，难免



有出入，也有我故意添减之处，请读者观其大略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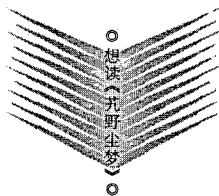
宣统元年（1909年）清军进藏，陈氏时任某部三营管带（营长），过金沙江后，天气奇冷，宿营的牛皮帐篷夜间冻得硬如铁板。每日晨起，须先在帐中生火，烤一至两个时辰，待牛皮烤软，才能拆卸捆载到牦牛背上，这就快到开午饭的时候了。因此部队总要午后才能出发，只走得四十来里路，天色向晚，又要找宿营地支牛皮帐篷了。

在行军中，军官都有马骑，却不能一上路就骑马，而要步行好几里，待双脚走得发热，然后上马。骑行数里后，脚趾便会发冷，而且越来越冷，决不能等到冷得发痛的程度，即须下马步行。如此走几里，骑几里，骑行的时间顶多一半，还得与步行士兵保持同样的速度，故骑行的路程也顶多一半而已。

营中各队（排），也为伤病士兵备有马匹。队里总有几个兵爱占便宜，见马少兵多，便抢先报告队长请求骑马。上马以后，有经验的人知不能久坐，骑些时候就会下马。没经验又贪心不足的人，总怕马被别人骑去，先是装脚痛不下马，结果脚真的冻痛冻僵，真的下不得马了。营里最后被冻伤冻残了的，便是各队争着骑马的士兵。

进驻拉萨以后，藏官笑脸相迎，还送了个年轻丫头给陈管带做小老婆（书中称之为“藏姬”）。但没舒服几天，到了辛亥年（1911年），藏官的笑脸就变成凶神恶煞相，要杀汉人了。这时“藏姬”西原却站在自己男人一边，帮助陈氏和护兵逃出了拉萨。这时由原路东归已不可能，只好走藏北无人区，经过青海往西安。在无人区一度断粮，陈氏虽有武器，对天上飞的老鹰、地下跑的羚羊却毫无办法，幸亏西原枪法极精，弹无虚发，才不至于饿死。

最后到了西安，那里正流行麻疹，西藏地方从无此病，西原没有病



过，没有免疫力，很快被传染。陈氏却对此毫无所知，以为成年人不会再“出麻子”，耽误了治疗，西原遂不幸病死，年仅一十九岁。陈氏对她还算有情义，将灵柩运回湘西，建了墓，还留下了这一册《芑野尘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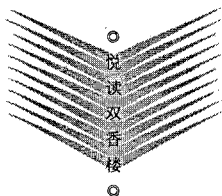
《芑野尘梦》中最精彩的故事，也是在无人区中发生的。某次行至有水草处准备安歇时，遇上几个去拉萨的喇嘛，他们的马多，食物也多，态度却很友善，应允以一匹驮马和若干食物相赠。护兵见喇嘛有油水，又未见其带刀枪，便想尽杀其人，尽取其物，决定翌日整装待发时动手，以为这样对方不会防备，事后也无须收拾，最为妥当。陈氏虽以为不可，但寡难阻众，只得听之。

第二天一早，喇嘛送来了驮马、食物，还帮助他们将坐骑上带的物品移到驮马身上，说是轻装才能快走。整装已毕，护兵就开了枪，击伤了一个喇嘛。谁知几个喇嘛（连同伤者）反应极快，立即飞身上马，并迅速从宽大的藏袍中出枪还击，护兵应声倒地，一死一伤，喇嘛们却绝尘而去。更没想到的是，刚“送”来的那匹驮马也跟着跑去，不仅带走了“礼品”，还带走了他们原有的食物和用品。

食物没了，护兵也没了（伤者无法救治，旋即死去），报应如此之快，真令人惊骇。但作者根本来不及惊骇，因为在无人区中没了食物，自己很快便会饿死，如无西原同行，结果就只能是黄沙中又多一堆白骨了。

复述的这几节故事，略可见清末民（国）初“芑野”情况之一斑，也是研究边疆史有价值的资料。

笔记作为一种私人记述，本可补正史之不足，笔墨若能生动传神，则更有文学的趣味，所以我总喜欢读笔记。人们却多以为笔记都是古人作品，是一种陈死的体裁，殊不知黄秋岳、徐一士、刘禹生等都是近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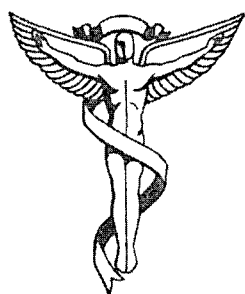
十年中人物，陈渠珍则于1952年才去世，当时他还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委员，实在可称为今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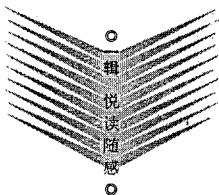
书如今越印越多，古旧书被炒来炒去，能“发掘”的好像都发掘出来了。像《芑野尘梦》这样原来无名的书，因为是私人笔记私家印本，又无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以反多湮没，甚至在图书馆的目录里也查不到。十多年前我笺释印行过一册《儿童杂事诗》，几年前又整理印行过一册《林屋山人送米图卷子》，二书虽未称为笔记，性质却大略相近，难道这类著述的命运总是寂寞的吗？蒋祖炘君能知《芑野尘梦》，并愿读之，实为空谷足音。我与蒋君并无交往，却因这本书而讲了这些话，如果说有“书缘”，这也可以称作是一分书缘吧。

2007年4月11日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一辑 悦读随感

- 石佳冲的春天 / 9
- 敲打真理的燧石 / 12
- 聆听大师 / 16
- 亲近何人 / 22
- 幸福、安宁与什么有关 / 24
- 理性的品格与理论的力量 / 28
- 以叙事表意，用感觉思想 / 38
- 回到常识 / 45
- 为中国建筑师立传 / 48
- 原野上的殿堂 / 51
- 关于香巴拉的当代经典 / 55
- 带这本书去巴黎 / 57
- 带哪本书去西藏 / 59
- 活着的民族信史 / 62
- 想请你来看看自然 / 65
- 热爱自然需要什么理由 / 69
- 大地上的格式 / 72
- 解魅电视 / 77
- 繁华背后读箴言 / 82
- 双香楼读书 / 88
- 书香人生 / 90





石佳冲的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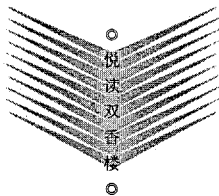
——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春天，从泥土深处、从草木丛中日盛一日地鲜艳起来、繁复起来。我也有幸从庸常、忙碌和辛劳的日子出逃。一条大江与一座山峰基本隔断了尘世信息爆炸的侵害、人际关系的纠缠，缩短了通向大自然的路径。尽管用地理的概念来丈量只不过十几公里，但心理的移位却延伸出不曾预料的距离。

我时时沉浸在一种幸福和喜悦的情绪之中。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空缺，是我数年来孜孜以求的。重演二十多年前规律性的集体生活，重温早间的晨跑与晨读，如此新奇而有趣。更让人兴奋的是与那些经过历史大浪淘洗之后的代表人物朝夕相处，亲近他们的名字，然后小心翼翼而又庄严神圣地翻开他们的著作，心驰神往地追溯其人生与思想的旅程。

一组由我自己选定：苏东坡、梁启超、莎士比亚、爱默生；一组有课程安排：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精读课就选定恩格斯的著作，那是1886年完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整整一句，我们耐心读着经典里的信息而春天也在这一句爆发般地绚烂开来。

樟树因为它的四季常青，被选定为长沙的市树，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樟树的颜色常常是南国人们引为骄傲的。那是一种盛大的庆典，一种欢愉的冲动自内心深处渗透出来。观察到细微娇羞的叶子渐次取代老叶的陈旧，这种替代的好处在于一种渐变而绝不是突变，因而使树冠始终保持完满而体面的尊严，不至于裸露瘦硬的枝干与疤痕。但是，当今年的第一片绿叶萌生，在爽风中舒张身躯、欢呼新生的时候，自然的规律也就宣告了它的消亡，同时也宣告了整个春天的消亡。一片樟叶足以代表那正灿烂热烈的整个大地上的花花草草、枝枝叶叶。不管是在绿条间如星撒开的茵黄的迎春抑或密集成串的紫荆，都绝不能逃脱老黑格尔的著名论断：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

恩格斯要言不烦地阐明了“现实=现存”，进而推导出更为明确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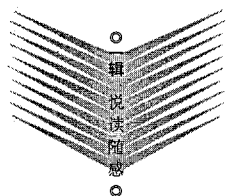
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消亡。

如是，我们对那些神圣的、绝对的、权威的、美妙的事物，有了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态，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超脱和对以往幼稚可笑的宽容。

同样在这篇论著中，在两万多字的篇幅里，恩格斯以不屑的态度不留情面地十多次否定“平庸”。他以调侃的口吻说道：

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尽管恩格斯已经作了高度的肯定，并且在别的著作中不止一次表达对自己老师的景仰，但在这个长句里他两次鲜明而坚定地拒绝平庸，显示了真正哲人超拔和睿智的品格。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恩格斯以他犀利的笔锋直指“德国庸人”和“庸人习气”，在思想的“此岸”与本质的“彼岸”游移之间，我们还得赞赏费尔巴哈的勇气：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真正的平庸在于固守陈见而不敢突破，在庸常生活的随波逐流中，我们已经沾染了多少俗不可耐的水腥气息，而人群中弥漫的水腥气息终将导致整体的嗅觉失灵！其实，一个人的倾斜不会给地球的平衡造成多大的压力，但恰恰是那一次不同寻常的偏移有可能闪烁出智慧的灵光，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请注意这个句子：“那时（在以前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更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而我们今天为维持基本的生存所必须耗费的体能和智能更少得多了，但我们在人类文明上所作的贡献是否超越了先贤呢？没有，远远没有，庸常和俗念挤占了头脑中的创造空间。

当我们一步步向一百多年前欧洲时代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的背景推进，古老的概念和表述方式造成的理解差异慢慢弥合，古奥繁复甚至有些佶屈聱牙的障碍也渐渐扫清，曾经枯燥而生涩的“条条”也变得血肉丰满，进入所谓“天心月圆，春华满枝”的境界。就像在岳麓山上的丛林穿行，忽然找到一条明晰的小路，惶惑与不安的重负即时抛下，疾步如飞就像奔向久别的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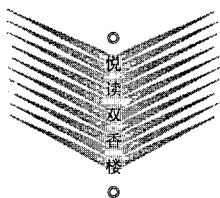
那实在是一个春寒显得有些漫长的时段，从惊蛰到清明的几个时节，仅仅两个艳阳天气，阴郁笼罩着四周，清寒侵袭着热望。近在咫尺的岳麓山几乎看不清全貌。“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而我最担心的是坡间如期怒放的杜鹃花，能否承接这意想不到的重创。

我们的思维再回到原著上：

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春天不知不觉退出我们的感觉和视线。但，终结预示着新的起始。

1999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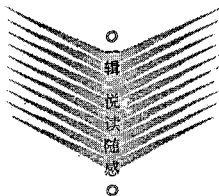


敲打真理的燧石

——浅读经典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对每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一以贯之的规约。但近些年来的现实状况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成为难得一顾的圣物，往往被善意地束之高阁，敬而远之。我们孜孜不倦地阅读着诠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种辅导材料、教科书等二手材料，真理的概念和判断或者被淡化，或者被歪曲，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淹没在废话的汪洋之中，结果是读得越多，马克思主义离我们越远。正是种种教条的理解和浮浅的阅读方式阻塞了我们通向马克思主义文本所蕴涵的真理的道路。

有时间和条件比较深度接触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后，我产生了“敲打真理的燧石”瞥见璀璨火星的喜悦，感到了扑面而来岩石般坚硬和强大的力量。对“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高度凝炼概括有了新的感悟，对“讲学习”特别是要学习基本理论著作的深意有了新的理解。爱因斯坦曾以其睿智清晰地道出了经典的价值：“一个世纪里，具有激情的思想风格和幽雅的鉴赏能力的启蒙者，总是很少的。他们流传下来的著作，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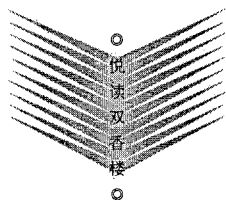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强调“讲学习”，中心内容是学习邓小平理论，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求才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要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当然要追根溯源。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社会主义和宗教》等著作，全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理解，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修教材。

读经典绝不是一种轻松惬意的阅读体验。经典著作因为其思想和文字的密集、凝炼、紧凑、艰深和异乎寻常，往往让读者望而生畏，难以捉摸；因为其背景的陌生，那些复杂而超长的地名、人名往往错杂混淆；因为其时代的久远，当时比较普及和浅近的道理到今天往往显得古奥甚至难以理喻；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异尤其是文字表述习惯上的不同，再加上翻译的损耗，那些复杂的长句往往令人觉得深不可测；又因为革命斗争在当时当地所面对的艰难险恶的环境，这种革命的学说往往被统治者视为反叛的异端邪说和“幽灵”，经典作者不得不用比较机智的方法写作，使作品能逃避检查而得以留存，所有在压抑制度下生活和讲过话的人都希望后人以细心、忠诚和敏锐的态度、以耐心的探索和全面的对照，从字里行间来理会自己真实的思想。这无疑又是横亘在读者与经典作者之间的一座壁障。

更为重要的是经典作家与我们这些后世的凡夫俗子思想上的距离。他们仿佛从高空某个山巅之上，望尽了脚下人类进步的曲折道路，那滔滔不绝的雄辩，那洞悉一切的惊人想象，那无与伦比的深刻见解，远不是读者凭韧性



和悟性便可以轻易逾越的鸿沟。于是这种阅读变得更为艰难，同时也变得更富有挑战性。

我理解邓小平所指的“精”有两层含义。一为“精选”，即根据需要尽可能精心选择经典著作中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更强的重要篇章；二为“精读”，即认真细致地研读原著，不可能企望以一目十行的方式求得一览无余，而应该反复咀嚼与推敲。既不能忽略其整体的指向，也不能跳过那些精辟的概括；既不能漠视那些重要的例证，也不能忽略那些重要的起始句和关键词。以追求真理的执著勇气，沉浸到经典原著所营造的语境之中，必然能追寻和捕捉到经典作家那撼人心扉的思想的光芒。这种精神的劳作无疑是艰苦的，但当你收获到思想的叶芽与果实，那种体验则是一种足以回报艰苦劳作的巨大喜悦和幸福。

把握背景是解读经典著作的重要路径。经典作家并未给好奇的读者提供直观的、简单而易于把握的形式。如果没有预先的“阅读准备”，没有对行文及其背景的知识，面对经典读者往往无从下手。因而对与经典作家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背景、经济文化状况、民族风俗习惯作些必要的涉猎，对经典作家的早期作品，对经典作家的家族、性格、气质、生活经历，对经典作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必要的了解，尤其是对经典作家写作与发表著作时的环境、作家独有的表述方式和该学说产生时的气氛的把握，无疑是在阅读的森林中向纵深前进的路标。比如在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同时，阅读《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黑格尔小传》等书，对两者关系的理解便可能进入到一个更深的层面。一方面沿着大师既定的线索深度掘进，一方面适当阅读相关背景资料，许多疑问会如迷雾一样散开，思想的空间顿时豁然开朗。

分析逻辑关系为解读经典拓展的又一通途。经典作家往往同时又是逻辑